

左氏條貫

左氏條貫卷十四

長洲曹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叅訂

晉

晉平公

襄公十
六年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
伐魯晉

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

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

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

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

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

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安乎？ 襄公十 中行獻子將

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 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

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

言，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

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黻，雙玉 而禱曰：

「齊環，齊靈公名 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

臣彪，平名 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獻子名 實先後之。」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
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
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
齊大夫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
子家曰。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
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
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施。先與曳。

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馬不相見則鳴。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隊，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中其頸。顧曰：「爲私。」晉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反縛。

但露面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

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

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魯

夫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

門中孟莊子斬其櫓以爲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

郭劉難士弱皆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

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楊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

門中以枚馬數闔門齊侯駕將走郵棠犬子與郭榮扣

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犬子抽劒斷鞅乃

止

襄公十九年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

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

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瘰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

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

荀

吳可二月甲寅卒而視

目

不可含

口

宣子盟而撫之曰

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于齊故

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荀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

瞑受舍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

娶于范宣子生懷子

盈

范鞅以其亡也

十四年晉逐范鞅奔秦

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

桓子妻

與其老州賔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

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子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

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

皆盈

囚伯

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于罪其爲不知乎叔向

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

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

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

叔向家臣

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

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

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

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

不棄其親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聞之。棄駟而見宣子。
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
乎。蘇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
僂。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名叔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
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
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
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

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
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
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襄公二十

三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滕之以藩載樂盈及

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
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
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
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也何如對
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

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

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初，樂盈佐魏莊子魏絳于下軍。獻子

絳之父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韓起趙武

方睦。中行氏荀偃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宣子和。

親知悼子荀盈少而聽于中行氏中行偃。程鄭嬖于公。唯魏

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樂

氏至矣。宣子懼。桓子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

樂氏多怨子爲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

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

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
緣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
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
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
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
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
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
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
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
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
遇欒樂。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
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
沃。晉人圍之。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
大夫。言自外也。

襄公二十六年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

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

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襄公三
十年

晉悼夫人食與人

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將之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

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也。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

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藪。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

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服君離衛。陳戈自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爲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王子圍伯州犁。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

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綏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
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
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
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
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
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
羣狄于大原。崇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
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

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佐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怡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

以儀節也。非以恠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
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
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
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女隨男而晦時。
家道常在。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
夜爲晦。
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
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關。可謂良矣。和聞
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
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

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血蟲爲蠱，穀之飛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公三年鄭罕虎如晉，賀夫人時晉逆齊女且告

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

靈王新立

之故，敝邑之往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

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

謂犬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

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犬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

國尊夫人也。」且孟張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昭公八年春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

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

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

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晉侯方

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

有微故怨遽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微。故怨咎及之。
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咎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
有咎。夫子知之矣。

昭公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

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
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聽也。辰
在子卯。

紂以甲子亡。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

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

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
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

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昭公十二年晉侯

以齊侯宴。中行穆子

荀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

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

文士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

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師強禦。卒乘

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佖趨進曰。日肝君勤可。

以出矣。以齊侯出。

昭公十三年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

皆有貳心。爲取鄭故。

十年平子伐莒取鄭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

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

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

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

旣而悔之。每舍

一宿爲舍

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

求貨于衛淫。

縱也

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

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字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王卿士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

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

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

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愛。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與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

諸侯日中造于除。

除爲地壇。

癸酉退朝。

先盟朝晉。

子產命外僕速

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

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示。

承貢賦之次。

曰。昔天子

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

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

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

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

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此。其可潰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懷錦奉壺飲冰。奉壺飲以冰。承之冰。箭箭。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惠伯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

禮也。

昭公十四年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

伯如楚。叔魚攝理。

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

子。與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獄。施

罪生

僂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罪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

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

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平丘之命。以寬衛國。晉不爲暴。
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暴虐加三
頗也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昭公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聞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
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
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闔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僂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昭公二十八年 祁勝與鄆臧皆祁盈家臣

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

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

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

之臣曰鈞將皆死懋使吾君指盈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

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

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

公巫臣氏夏姬女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

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臣之妻殺三夫陳御叔楚一襲老巫臣一

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指夏姬鄭穆少妃姚子之子

子貉

鄭靈公

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

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美髮而甚美光可以

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

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

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尤物

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

使取之生伯石

卽陽食我

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叔向

走謁諸

姑

叔向

曰長叔姒

兄弟之妻

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

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

視。賈辛爲祁大夫。將適縣。見于魏子。魏獻子舒魏子曰。辛

來。昔叔向適鄭。驪蔑。即然明惡。貌欲觀叔向從也。使之收

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

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

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爲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

今子少不覲。貌不顯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

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

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

上之。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

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

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召之。比置自始食至食盡三歎。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

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

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食及半，自咎曰：豈

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言小人飽猶知厭足，君子宜亦然。獻子辭梗

陽人

昭公二十九年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

聞之蟲，莫知于龍，以爲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飈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豢川。豢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朱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旣

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
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
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還于魯縣范氏
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
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
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
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
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
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

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之。

昭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

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之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

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

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金

故弗克。

定公八年

晉師將盟衛侯于剡澤趙簡子曰羣臣

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歆涉佗援衛侯之

手及挽衛侯怒叛晉

定公十三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

我衛貢五百家

十年鞅圍衛衛貢五百家

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

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

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

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鞅不察其謀以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

劍而入涉賓午家臣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

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午子涉賓以邯鄲叛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

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

安于聞之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

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

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

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爲亂于

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

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多曼亦與范昭子士吉射相惡，故

五子謀。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

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

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

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簡子、魏

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

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

君在此矣。

高驪于昭十年來奔

三家

知韓魏

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

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

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

爲請。

請復趙氏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羊子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

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

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

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定公十年梁嬰父知氏惡董安于謂知文子荀曰不殺安

于使終爲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

討于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先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

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

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吾死莫矣乃

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旣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

于于廟報其以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

忠死

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

子般送之

平達駟弘

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

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

從之。彼見吾貌。

外貌車多

必有懼心。于是乎會之。必大敗之。

從之。卜戰。龜焦。

兆不成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

萬。庶人工商遂。

得仕

人臣隸圉免。

除役志父。

鞅入晉陽叛後歸改名志父

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外棺。

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

恤。

王良。

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犬子懼。

自投于車下。子良

卽王良。

授犬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

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

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

三人皆晉大夫。

無勇，縻之。

束縛之也。

吏詰之，御對曰：「疢作而伏。」衛犬子禱曰：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

鄭聲。

亂從晉午。

晉定公名。

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

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

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

中肩斃

也。踏

于車中，獲其蠶旗。犬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

溫大夫趙羅。犬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

喜曰：「可矣。」傅僂曰：

簡子屬

「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

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

趙氏之衆得尤以獻

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

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于子姚之幕下，獻

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晉前

列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

今日我也。犬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

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

材。載橫木于車兩鞞皆絕。明將絕能止之功哀公五年晉圍柏人荀寅

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吉

射使爲柏人。宰爲之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

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

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僭不信也遂死于柏人。哀公二十四年晉侯

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僇言也。過謬不信之言役將班矣晉師乃還。

左氏條貫卷十四

男官賀校字

左氏條貫卷十五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參訂

楚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還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

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弃小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
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

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僂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螫也。謂其備腍臠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

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若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桓公八年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蓬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
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闕○丹○獲○其○
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闕○伯○比○
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桓公十一年 楚屈瑕

將○盟○貳○軫○郢○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

楚官名 患之闕廉曰郢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

卽屈瑕

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郢○
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闕○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莫○敖○
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

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郢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捍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也。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

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人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年
楚武王

荆尸

陳法也

授師子焉

戰曰

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

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

楚文王

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楸木之下。令尹闕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水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寔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

莊公十九年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

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蹇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

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鬻拳強

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

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閼謂之犬伯使

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

猶不忘納君于善

莊公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

文王弟

欲蠱

誘文

夫人

文王夫人息嬀

爲館于其官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

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
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
門。子元闚御彊。闚梧耿之。不比爲旆。闚班主孫游主孫
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鄭出兵效
楚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
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莊公三楚公子元歸自伐鄭。
而處王宮。闚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闚班殺子元。
闚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文公
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曰。君之齒。元年初

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犬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若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官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犬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文公
十年
初

楚范巫鬻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不能
終城濮之役主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
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沂江
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
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爲工尹。文公十
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
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
于邕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
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

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
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瀍。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
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
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
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
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庸三邑寔逐
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
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

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二年

晉及諸侯之

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

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妖也。

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

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

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太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兄曰

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子文之子爲令尹子越越椒爲司馬薦賈爲

工正譚子揚

卽般

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

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瀛

卽賈

于轅陽而殺之遂處

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

文成穆

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

濮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阜汭伯棼

越

射王

汰輶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輶以貫笠殺師懼退主

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

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邲生鬬伯

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邲淫于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

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

告

告女私通所生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

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寔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

黃

子揚之子

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

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宣公十一年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

夏徵舒弑君

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

夏之祖

遂入陳

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

靈公子在晉申叔時

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

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僂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僂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食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食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宣公十
二年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卯展皆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二物
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叔展言無禦河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濕藥將病曰
目于眚井而拯之無社意解若爲茅經叔展哭井則已教之
以茅表井侯哭乃應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
之成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

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僂夏，南山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寔難，其有不獲死乎？夫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主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鄭，不獲其尸。其子黑筭烝焉。巫臣使道焉。道夏姬使歸鄭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臣卽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荀首成公之嬖。」

也。而中行伯

荀林父

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其

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

楚公子穀臣

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

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

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

申叔時子

從其父。將適郢。遇

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

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

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欒。至以臣于晉。

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楚侵魯及陽橋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

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鯨救乏救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往楚賂之。使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執紃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匱乏而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成公七年楚圍宋之役

在宣十、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
四年、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
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
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岡子蕩及清尹
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
曰、爾以譏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
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
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與其射御教

甯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孤庸焉使爲行人

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

來子重自鄆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

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成公九年楚子

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

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

也。莠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襄公三年

楚子

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襄公十三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匹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奄窆之事。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襄公十四年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

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

周。萬民所望忠也。

襄公二十一年

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

令尹。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

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

爲令尹。

襄公二十二年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

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

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

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

父僂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
于朝轅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南尸于
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
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
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遼子馮爲令尹
公子嚙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于遼子者八人皆無
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
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
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襄公二十六年

楚侵鄭五

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

頡公子圍

共王子靈王也

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

問于囚

皇頡

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

其手曰夫子爲王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

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鄭大

夫

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

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

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

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

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初，楚伍參與蔡大

師子朝友，其子伍舉。

卽椒舉

與聲子。

子朝之子

相善也。伍舉娶

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寔送之。」伍

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

食而言復故

使復歸楚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

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
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
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
多。歸生聞之，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飮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

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子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臣平爭夏姬。而雍

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敎吳叛楚。敎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伍舉。

逆之。

襄公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

人使公親禘。

時康王薨

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禘，則布幣也。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

君臨臣喪乃祓殯故

楚悔之。

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

圍之弟子皙

伯州犁城

欒、欒、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
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
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
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
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鄭、
葬、王、于、鄭、謂、之、鄭、敖、鄭敖楚子麇楚人
謂未成君爲敖使、赴、于、鄭、伍、舉、
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
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也、祿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致祿以也

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乘去其國。強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
也。使后子與子干齒。序年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
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羈旅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
曰。非羈何忌。敬也楚靈王卽位。遠罷爲令尹。遠啓疆爲大
宰。鄭游吉如楚。葬邲。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噐
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
曰。不數年。未能也。昭公四年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

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服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

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寔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

人同欲盡濟。

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

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荐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

宋爵公故
獻公禮

子產曰：「小

國共職敢不荐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爵伯故獻子男會公之

禮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

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

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

啓湯武成康穆

二公

齊桓晉文

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

叛之周幽爲犬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

見左師曰吾不思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

四年秋七月
楚子蔡侯陳

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僇慶封。椒舉曰。臣聞無取者可以僇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僇。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穀梁子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

侯許男頓子
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執齊
慶封殺之

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
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
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
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
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
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
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
不服。其斯之謂與。

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

諸索氏犬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楚晉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閹。明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爲司官。官加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

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殯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車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縻也。至求昏而荐女。君親遂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

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
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
骼輔蹀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
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
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揚
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揚石叔向因其十家九縣長穀
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
華叔向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茂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爲晉

擒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楚子以諸侯

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旆麻之役。遠射

楚大夫

以繁揚之師。

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戮鼓。王使問焉，曰：「安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

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
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鼙鼓。則吳知所備矣。敝
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以
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
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
報志。乃弗殺。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左氏條貫卷十五

男官賀校字